

当神秘的笛声响起的时候，
游荡在黑夜里的鬼孩子将把你带往地狱，
再也回不了人间。



夜半笛声

MIDNIGHT
WHISTLING

蔡骏

南海出版公司

夜半笛声

MIDNIGHT
WHISTLING

蔡骏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半笛声/蔡骏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
2012. 6

ISBN 978-7-5442-5890-6

I. ①夜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5853号

夜半笛声

蔡骏 著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周亚灵

特邀编辑 刘恩凡

装帧设计 金山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
印张 10.75

字数 280千

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

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5890-6

定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幕 /1

鬼 胎 /15

人间蒸发 /69

幻影复活 /139

地下幽灵 /223

亡灵归来 /295

蔡骏创作大事年表 /333

序 幕

1

人们真正的生活开始于不同的时期，这一点和他们原始的肉体相反。

——斯蒂芬·金：《黑暗的另一半》

那一年，她七岁。初夏的夹竹桃肆无忌惮地绽开在马路边，这是万物生长的季节，暮春凋零的花瓣在泥土下慢慢腐烂。这些美丽的尸体滋润了某些神秘的生命，它们从黑暗的地底深处，缓缓地爬出来——无论是活着的，还是早就死了的。

七岁的池翠正悄悄地把头伸出窗户，睁开那双清澈得让人着迷的眼睛，向马路另一端的夹竹桃树丛望去。她喜欢那种红色，一种诱惑人的颜色，尽管父亲告诫过她许多遍：那种花是有毒的。

父亲正在午睡，发出均匀的鼻息。一小时前父亲对她说，如果睡醒以后看不到她，那她就会挨揍了。池翠相信父亲的话，但她还是抿着嘴唇，又把头探出窗外，朝那丛红得刺眼的花看了看。半分钟以后，她无声无息地走出了家门。

很快她就穿过马路，通过一条幽深的小巷，一头钻进了夹竹桃树丛里。那些花瓣和树枝散发出一股奇特的味道——这味道并不好闻。七岁的池翠忽然有些恶心，她知道眼前这些外表美丽的花朵和枝叶里蕴藏着某种毒液，正如父亲告诫的那样。几根夹竹桃的枝叶被她碰断了，

一些浑浊的黏液从断枝里流了出来，沾到了她的衣服上。池翠这才感到害怕，她不敢用手去碰那些仿佛带有魔咒的液体，甚至还想吐。

于是，她开始向前奔跑，七岁女孩娇小的身躯在茂密的夹竹桃树丛间穿梭着。高大的枝叶遮挡了天光，在树丛间构成了另一个幽暗的世界。胸中那颗小小的心脏跳得厉害，她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只小鹿，在黑暗的森林中逃避着猎人的追捕。

不知道跑了多久，池翠终于逃出了夹竹桃林。一道白光刺痛了她的眼睛，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让眼睛重新适应：眼前是一条寂静的小巷。

她茫然地看了看四周，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。头忽然有些疼，父亲的话在她脑子里的某个地方响了起来：“黑夜……绝对不要……翠翠……那堵墙……不要……”

女孩闭起眼睛，痛苦地摇了摇头，但她还是继续向前走去。天上飘来了几团乌云，阴影投映在她白得几乎透明的脸庞上。穿过悠长的巷道，周围见不到一个人影。起风了，她终于想起了父亲的告诫——鬼孩子，就在墙里面。

现在，她看到了那堵黑色的围墙。

墙已经很旧了，上面布满了斑驳的痕迹，墙头的几蓬野草在风中颤抖着。墙的另一端，墙砖坍塌了一大块。透过墙上的缺口，池翠向里看去，却什么都看不到，只有一缕奇怪的烟雾在升腾着。

父亲是怎么说的？她努力回想着父亲的话。那几句话阴郁而沉闷，带着咝咝的气声，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：“翠翠……绝对不要靠近那堵墙……鬼孩子，就在墙里面……没有孩子能走出那堵墙……”

父亲的这句话让她害怕。那是一个深夜，父亲突然叫醒了她的，贴着她的耳朵说起了关于那堵墙的可怕传说。那一晚，父亲喋喋不休地说着，他的表情就像个孩子，一个恐惧中的孩子。

女孩还依稀记得，那晚父亲说的最后一个字是——死。

鬼孩子？墙？死？都在她眼前？

乌云已经布满了天空，天色一下子阴沉得就像傍晚。

她不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孩子，恰恰相反，她从来都温顺得像一只小绵羊。父亲的话烙印一般打在她心头。父亲说，如果她在天黑以后出门，就打断她的腿；如果和别的孩子说话，就割了她的舌头。池翠相信父亲真的会这么干的，要是让父亲知道她现在离这堵墙这样近，那她就倒霉了。

突然，她听到头顶传来一声巨响，打雷了。

一颗小心脏又怦怦乱跳了起来，她大口呼吸着，茫然地张望四周。忽然，她的视线落到十几米开外的一片空地上。

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正站在那儿。

闪电划破天空，也照亮了少年的脸，他正在看着七岁的小女孩池翠。

女孩的脸苍白得可怕，但那少年的脸比她的更苍白。

片刻之后她说话了，声音又轻又细：“你是谁？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少年依旧站着，但目光却投向了那堵传说中可怕的围墙，“我在想，这堵墙里究竟有什么东西？”

“墙里有鬼孩子。”刚说完，池翠也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。

少年点点头说：“墙里的人在叫我呢。”

“墙里没有人。”她不想让他进去。

“不，他在叫我呢。我要进去，一定要进去。”

雨点开始落下。

少年缓缓地向墙上的那个大缺口走去，他把手攀在砖上，很容易就爬了上去。

“不，你不能进去！”池翠被这个大胆的少年吓坏了，她的声音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响亮过。也许他并不知道关于这堵墙的可怕传说，或许是他的爸爸不知道，所以未曾告诫过他。应该拦住他，七岁的池翠下意识地想着，心底冒出不祥的预感：他会出事的。

终于，池翠高声尖叫了起来：“你会后悔的！”

可惜，已经太晚了，少年跳进了那堵墙里，再也看不到他的踪影。

感觉天空骤然一亮，池翠仰起头——

“不！”

她又一声尖叫。那一年她才七岁，七岁并不是她生命的休止符。很幸运，闪电没有击中她，而是打到了围墙里面。

“绝对不要……翠翠……那堵墙……不要……死……笛子……”

池翠几欲跌倒，她的脑子里又响起了父亲的话，那个许多年前的可怕传说。她转身往回跑去，又一次穿过那条悠长的小巷，雨点越来越大，被风裹挟着砸到她的头上。

大雷雨。

她又躲进了那片夹竹桃林，含毒的枝叶冷冷地打到她的身上，一些美丽的花瓣在雨中凋零了，掉落在她的脸上。一瞬间，七岁女孩的脑子里掠过了一个字——死！

我会死吗？池翠轻轻地问自己，那年她还不明白这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，她只参加过亲戚的葬礼，看到过追悼会上死人的水晶棺材。泪水涌出她的眼眶，混杂着雨水和夹竹桃花瓣奔流在她脸上。

终于，她像一头小鹿般冲出了夹竹桃林，一口气跑回了家里。

父亲还在熟睡着，也许只有房子塌了才会把他惊醒。惊魂未定的七岁女孩忽然变得镇定起来，她明白绝对不能让父亲知道，她必须守口如瓶。于是她小心翼翼地换了一身衣服，把头发和脸全都擦干，幸好夹竹桃的毒液被大雨冲刷殆尽，没在她身上发挥毒性。然后她爬上她的小床，用毛毯把自己包裹起来，闭上了眼睛。

窗外雷声阵阵。

父亲过了很久才睡醒，他看到七岁的女儿躺在床上，那小小的身体有些发抖。这个可怜的孩子很早就失去了母亲，他怜惜地抚摸着女儿的脸，粗心大意的他没有注意到女儿有些湿的头发。

天黑以后，雨停了。

池翠没有起来，她的身体继续颤抖着。在黑暗中她一直紧闭着眼睛，眼前却总是晃动着那堵墙的影子。她又想起了那个跳进墙里的少年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也许，他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，或者永远消失在地下，就像父亲说过的那个可怕传说。

那个晚上，她做了一个噩梦。

她梦到了夜半笛声。

第二天醒来以后，女孩依旧对前一天发生的事情默不作声，就好像她从来都没有出过房门一样……

十几年过去了，她已慢慢地长大，从一个女孩成长为一个女人。许多个夜晚，池翠都反复梦到七岁那年的夏天，那个雷雨的下午，那片开得异常美丽的含毒的花丛，那堵可怕的围墙，还有，那个少年的眼睛。

这是她永远都摆脱不了的噩梦，深深地藏在她的脑子里，一点一点地将她吞噬。

但她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情。

包括父亲。

她也再没有去过那个地方，那堵围墙就像是坟墓一样，永远都不可靠近，不可触摸。

直到……

2

苏醒。

这是他的名字。

从一个很深很深的梦里，他缓缓地苏醒过来。是床头的电话铃声，

那声音不停地刺激着他的大脑，令他忽然想到了丧钟。又是预感？苏醒的心里一颤，他睁开眼睛盯着那台电话机，又看了看时间，现在是凌晨一点四十分。

铃声在继续。奇怪的是，手还没有碰到电话，他就预感到了电话里将要传达的内容——有人快死了。

他拿起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：“这里是爱乐医院，你是苏醒先生吗？”

“是我，有人快死了吗？”他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预感。

对方也许是个年轻护士，对苏醒的话感到不知所措，但她立刻说是的，让苏醒尽快去医院。

苏醒挂了电话，在床上呆呆地坐了一会儿，然后爬起来走到镜子前面。镜子里年轻男子的脸庞上写满了倦怠。他看了看窗外深秋时节的夜色，正像浓墨一样覆盖着沉睡中的城市。

几分钟以后，他来到马路上，踩着一地枯黄落叶抬头看了看天空，没有月亮。这是1996年的秋天，凌晨一点的偏僻马路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影，只有几只野猫在路边的围墙上悄无声息地走着，猫眼闪烁着幽亮的眼光。苏醒在寒风中站了好一会儿，才拦到了一辆出租车。

半个小时以后，他抵达了目的地。二十层楼高的医院像一堵高墙矗立在他面前，在黑暗的夜空下闪着几丝寒光。

走进清冷的医院大厅，值班的护士好像睡着了。苏醒没有办理任何手续，坐上电梯来到大楼的十三层——这是一个容易让人感到不安的数字，特别是在这种时刻。

在亮着幽暗灯光的十三层，苏醒轻轻地走进了那间病房，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。

——他快死了。

苏醒一眼就看出来，仿佛有种死亡的阴影笼罩在病人的脸上。他努力想保持安静，但脚下还是弄出了一些声音。于是，病人缓缓地睁

开了眼睛，他看到了苏醒。

这是一间单人病房，疲倦地躺在床上的病人，是苏醒的老师。生理盐水缓缓地从瓶子里滴落，看起来只是某种装饰。苏醒的心里有些不安，他不知道老师是否还能说话，从老师那苍白消瘦的脸庞来看，他似乎已经承受了很长时间的痛苦。

是时候结束了，苏醒在心里轻声地说。老师还是没有说话，他们就这样对视着，但他明白老师眼神里所传达的意思。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一年半以前，在苏醒考进民族乐团的时候。没想到再次见到他，居然已经是他临终的时刻了。

苏醒的脑子里有些乱，凌晨一点四十分的电话把他叫到了医院里，因为这个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要见见他。老师的年纪多大了？苏醒一时想不起来。他只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老师是在十一岁的时候，父亲把他送到一栋摇摇欲坠的房子里。十一岁的他透过昏暗的光线，看见一个六十出头的白发老人端坐在房间中央，这就是他的笛子老师。

老人没有妻子，也没有儿女，一个人孤独地住在那栋老房子里，相伴他的只有十几支各种各样的中国竹笛。有时候苏醒觉得老师已经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(或者是孙子)。从十一岁直到十七岁，每个星期五，苏醒都要到老师那里去。与其说是学习笛子，不如说是为老人排遣寂寞。六年的时光，老师那破烂的房间里，总是散发出一股腐烂尸体般的味道，陪伴着苏醒渐渐长大。

现在，苏醒又闻到了这股气味，从这间病房的每一个角落释放出来，混杂着消毒酒精与各种药水的味道，笼罩着奄奄一息的病人。他靠近老师，看着老师那双浑浊的眼睛。他看到在垂死者的瞳孔里，正倒映着自己的影子。

突然，老师的眼睛转动了一下。从他的喉咙里传出一阵嘶哑低沉的声音：“苏醒，我快死了。”

苏醒忽然有些激动，他贴在老师的耳边说：“不，老师你会好起来的。”

老师摇摇头：“他要把我带走了。”

“他要把你带走？”苏醒茫然地问，“他是谁？”

老师突然伸出没打吊针的那只手，指向床头柜的抽屉。苏醒拉开抽屉，抽屉里除了一只长长的盒子外，没有其他东西了。难道刚才老师说的不是“他”，而是“它”？

苏醒心头一颤，瞬间他认出了这只盒子。那是七年前的一个晚上，很偶然地，他在老师家的一个角落里，发现了这只宝蓝色的丝绸盒子。十四岁的苏醒对这只盒子的第一印象非常特别，他只感到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了。这奇怪的感觉激起了他冒险的欲望，他情不自禁地想要打开这只神秘的盒子。正当他的手将要打开盒子时，老师出现了。平时性情温和的老人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，他从苏醒的手里一把夺走盒子，然后狠狠地训斥了苏醒一顿。那晚老师的表情显得恐惧而焦虑，他严厉地警告苏醒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开这只盒子，否则会带来大祸。至于其中的缘由，他却没有透露半个字。这让苏醒联想到了那个著名的古希腊神话——潘多拉魔盒。宙斯创造的女人潘多拉来到人间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打开了宙斯送给她的盒子，盒子里飞出了诸神赐给人类的特殊礼物：灾难、瘟疫和祸害。从此，人类就与灾难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从那晚以后，苏醒再也没有见到过这只盒子。奇怪的是，苏醒对于这只神秘盒子的印象，随着他的慢慢长大却越来越强烈。许多年以后，苏醒甚至还会梦见它。在梦中，他打开了这只盒子，赫然看见盒子里藏着一具干瘪的婴儿尸体——这是他做过的最可怕的噩梦。

这个噩梦是真的吗？现在，苏醒盯着这只盒子，在心中默默地问自己。

他没有答案，只能把盒子放到了老师的面前。病入膏肓的老人看到盒子，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：“把盒子打开。”

“现在可以看了吗？”苏醒一直没有遗忘老师当年的警告，他看了

看老师的眼睛，这也许是老人一生中最后一个要求。他又看了看手中的神秘盒子，心跳再一次莫名其妙地加快了——婴儿的尸体？

苏醒打开了盒子。

一支笛子。

他看到一支笛子静静地躺在盒中——潘多拉魔盒里竟是一支笛子？

随着盒子的打开，苏醒闻到某种腐烂的气味被释放出来。但这气味却让他有了冒险的冲动，于是他伸手缓缓拿起了笛子。

苏醒的指尖刚触到笛子，就立刻感到一丝寒意通过笛子的表面渗进了他的皮肤。拿着笛子的那只手不由自主地颤抖。他死死盯着笛子，端详了好几分钟。这是一支传统样式的竹笛，大约四十厘米长，笛管表面涂着棕黄色的漆，笛孔之间镶嵌着紫红色的丝线。膜孔上贴着一层薄如蝉翼的笛膜，看起来已经许多年没用过了，略微有些松弛。

尽管，它已经在盒子里寂静地躺了许多年，但漆色依然鲜亮，在病房昏暗的灯光下，泛出某种奇特的反光。苏醒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笛身，手感出人意料地凉，那种光滑细腻的感觉是普通笛子所没有的，看起来像某位制笛名家的珍品。不过，通常名家制作的笛子都会留下落款，但这支却没有。只笛子的最上端刻着两个行书汉字——“小枝”。

“小枝？”他轻声念了出来，大概这支笛子的名字就叫“小枝”吧。他又紧皱着眉头想了想，总觉得“小枝”二字似乎在哪里听说过，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。苏醒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看着病床上的老师，难道让他谈虎色变的真是这支笛子吗？

老师浑浊的目光忽然又有神了，他吃力地仰着头看着这支笛子，嘴巴里喃喃地似乎想说些什么。苏醒连忙把笛子伸到老师的眼前，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同时，苏醒也俯下身子，把耳朵贴到了老师的嘴边，想要听清楚老师说的话，也许这是老人生命中最后的遗言了。

“答应我——”

苏醒终于听清老师的话了，立刻点了点头。从癌症病人的喉咙里传出的气味特殊的气体，直灌入他的耳朵里，幸好苏醒不是用耳朵呼吸的。

老师继续以微弱的声音说：“千万，千万不能吹响这支笛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苏醒感到非常奇怪，笛子不就是用来吹的吗？

“这要从许多年前说起了。”老师断断续续地说着，这段话仿佛比他一生中说过的全部话语都要重要，“那年我只有二十多岁……一个夏天的夜晚，我走在一条偏僻无人的街上……”

老人越来越虚弱，接下来的声音也越来越轻，含含糊糊的就像一团糨糊，苏醒实在是听不清楚，只零星听到一些片断：“血……他一个字都没有说……笛子……我得到了……最后……不……不是我！”

突然，老人的声音一下子高了起来，苏醒被吓了一大跳。那声音充满了恐惧和痛苦，苏醒从来没有见过老师如此害怕。他注意到老师的目光先是紧盯着那支笛子，然后视线又移到了他的身后。

“我看见了……”老人的喉咙里发出一阵怪异的声音，像是在呻吟，又像是在哀求。

苏醒回头看了看，后面什么都没有，病房里依旧只有他们两个人。他低声问道：“老师，你看见什么了？”

“一个孩子……”老人的声音越来越恐惧，这让苏醒也感到浑身战栗，几欲窒息。老人继续说，“他来了……他要把我带走……不……听……我听到了！”

“你听到了什么？”苏醒实在忍不住了，他的精神也快崩溃了。

几秒钟以后，从老人的嘴里吐出了四个字——

“夜半笛声。”

瞬间，苏醒打了个寒战，心中默念着刚才老人说的四个字——夜半笛声。他低下头，再次端详着手中的笛子，眼前立刻掠过了许多东西，仿佛无数碎片，闪着星星点点的光亮，钻进了他的脑子里。

过了一分钟，苏醒才回过神来。他轻声问：“老师，你说什么夜半笛声？”

没人回答，病房里一片死寂。苏醒看了看老人，他的眼睛依旧睁着，却一动不动。

苏醒心中一沉。

他伸出手指在老人的眼前晃了晃，那双浑浊的眼直勾勾地对着前方，没有任何反应。苏醒又俯下身子，发现老人的瞳孔已经扩大了一——他死了。

笛子从苏醒的手里轻轻地掉下来，落在了老人的床单上。一些湿润的液体从苏醒的眼眶里溢了出来，然后，他按响了床头的警示灯。

现在，苏醒静静地坐在病床边，他的老师已经成了一具尸体，正在缓缓地变凉。他呆呆地看着老师那双圆睁着的眼睛，仿佛已变成了两个无底的黑洞。

很快，护士和医生来了，确认老人已经死亡。其中一个女护士是刚才给他打过电话的，她告诉苏醒：“老人是癌症晚期，一周前就不行了，能撑到现在简直是奇迹，就是为了要见到你一面。他没有任何亲人，为此我们打听了许多人，才得到你的电话号码，也算是满足了老人最后的愿望。”

苏醒点点头，轻声说：“非常感谢你们。”

老人的尸体被移上了担架，护工推着老人向太平间走去。苏醒来到走廊，目送他们消失在电梯间里。护士也走了，这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。

他的手里拿着那支笛子。

现在是凌晨两点五十五分，他一个人坐在医院特护病房的走廊里，刚刚目睹了一个最亲密的老人死去。深夜医院的走廊里一片死寂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总能让人产生某种联想。

他呆呆地看着这支笛子，忽然有种奇怪的冲动，把笛子的吹孔

放到了自己的嘴边。就在这一刹那，他的耳边响起了老师的那句话：“千万，千万不能吹响这支笛子。”

他猛地一惊，回头看了看四周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可刚才的感觉，就像是老人站在他身后一样。苏醒感到老人死前的那番话语依然在这里飘荡着，虽然他的肉体已经被送去了太平间，但似乎依然有某种东西残留在这里，就像老人生命的一部分。

苏醒又放下了笛子，一阵冷冷风从走廊的另一端吹来，夹杂着医院里的特殊气味直往他的衣服里钻。他打了个寒战，默默地看着眼前的笛子，这是老师留给他的最后遗物了。而老师那些断断续续的奇怪遗言，究竟想要告诉自己什么呢？

“夜半笛声？”苏醒轻轻地对自己说，这是老师临死前最后的话。他该怎么办？

忽然，一阵奇特的风从刚才的病房里吹来，悄悄地钻进笛孔，从笛管里穿梭而过。